

在朋友家借宿

程远

借宿，吾乡亦称找宿或着宿，音xi ŭ。
上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一般人
家住房都很紧张，尤其是我们皖山小
镇，每趟平房住四家，每家一间半，二
十几平方米。其中一间做卧室，半间
做厨房，至于客厅、书房什么的，几乎
都没听说过。如此，每家人口却不少。
那时还未提倡计划生育，人们的幸福
指数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不分男女，
一窝一窝的仄居一处，蔚为壮观。

想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家住在粮站前那趟白灰房里，
这趟房从东往西数，分别是老杨家、老
孙家、老刘家和我们家。我家把西头。
怎么说呢？如果不怕饶舌的话，老杨家
是九口人，老孙家是七口人，老刘家是
六口人，我家是七口人。除了我家，上
述三家都有女孩（我家也曾有过两个
女孩，但都不幸夭折了），平时还好，无
论吃饭还是睡觉，一家人挤在一铺火
炕上，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其乐融
融。但如果谁家来了亲戚，朋友，如果
需要留宿下来，事情就有些难办。那
时，镇上虽然也有招待所，但几乎不对
外，百姓人家很难被招待一宿。

对了，那时亲戚（包括客人）也不
叫亲戚，而叫“且”：

谁谁谁，你家来且了，今晚到我
家挤一宿吧！

就这样。

记忆中，我是经常去谁家“挤一
宿”的。

老刘家紧挨我家，且是亲属关系
（他家孩子刘波的表姐是我大嫂，刘波
亦是我同学，老孙家的孙朋也是我同
学），当然是首选。其次是老孙家、老杨
家——但也不一定，得看当日对方家
的人口情况，如果正好有出门或上夜
班的才更合适。去着宿，一般也是派家
中的小孩子，以免占用对方更多资源。
着宿也是有一定规矩的，比如起码要
把握好时间，要尽量带自己家的被褥、
枕头，如果没有多余的也要听从人家
的安排，至于洗漱则是必须的，尤其手
脚。你总不能在外边跑一天而将臭脚
丫子伸进人家的被窝吧！还有，就是第
二天一定不要赖床，要尽量不动声色
地早起，将被褥叠好，悄悄离去。如果
人家留你一起吃早餐，即便不是客套，
也千万不要真就坐到桌边大快朵颐起
来。相反，你家来且了，倒是可以把好
东西分享一些过去，以示谢意。

我之所以啰嗦这些，其实已是常
识，邻里间自然会彼此遵守。

事实上，每家的被褥都很有限。

我就是经常钻刘波或孙朋的被
窝。反之亦然。

记得一次在刘波家，我、刘波，刘
波二姐、大姐，刘婶刘叔，我们已经按
照如此顺序，从炕梢排到炕头，睡前，
刘波二姐还矫正了我和刘波的睡姿，
说是要面向右边侧卧，那样才不会压
着心脏，也能减少胃酸的倒流。于是，
我转过身面向她家的炕柜，刘波面向
我的后背。当我们刚要适应这般健康
而美好的睡姿渐入梦境时，忽然传来
一阵敲门声。敢情，刘波的哥哥刘斌
乘坐晚车从下乡的知青点回来了，于
是我们不得不起床，重新调整位次——
刘斌像一座大山一样横到了我的前
面。我们不仅睡意全无，还热烈

地询问刘斌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境况，问他在农村累不，苦不。

刘斌说，你吃过猪肉罐头吧？我
说当然，我还见过猪跑呢！

刘斌说，有个知青从家里带回去
一个猪肉罐头，大家你一口他一口很
很快就吃完了，等轮到他，就只有一个
空空的罐头盒了。咋办？

我说，用温水涮涮喝汤。

刘斌说，喝完了汤呢？

扔了呗。

不是，而是又传给下一个没吃到
的知青，让他把罐头盒翻过来舔舔！

炕上的人都乐了。

我不大信。觉得刘斌是在耍幽默。

粮站前白房四家中，老孙家有
三个女孩，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干干
净净，整整齐齐。所以去他家着宿，我
会尽量减少些，而是愿意绕过他家去
老杨家。我这样说，当然不是指老杨
家就比老孙家卫生差，何况老杨家也
有一个勤快的女孩。我要说的是：老
杨家把东头，距离胡同有一段空间，是
他家的菜园。有一年，粮站砌围墙，身
为学校校长的杨叔就和粮站说好，要
了很多砖石，然后在他家的房头接了
一间屋——毕竟他家人口多，且孩子
陆续都长大了。总之，这间屋盖好，不
仅改善了他们自家的居住条件，也成全
了我们其他三家，仿佛我们这趟房有
了自己的招待所一样，而且是免费的。

此后，只要家里来了且，我们都
愿意去老杨家着宿。甚至不来且，我
也经常往他家跑——确切地说是往他
家后接的这间屋子跑。杨叔开明，从
不拒绝。校长嘛，我们都是他的学生
哩。

住杨叔家的招待所，自然就只有
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了，没有家长，没
有女孩，也就没有了矜持。如果是夏
天，溽热难耐的夜晚，我们完全可以
脱掉背心，只穿一条裤衩，把前后窗
户打开，不仅让凉爽的风穿过，亦可
闻着菜园里弥漫过来的清香，甚至可
以从后窗跳出去，在后园里摘黄瓜和
西红柿吃。如此这般，持续到八十年
代，我们每家都有哥哥或姐姐陆续到
外地参加工作，乃至结婚，而搬离了
老家。我们各家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改
善。

1983年，我和刘波决定复读一
年。临近中考阶段，一向重视子女教
育的刘波家，就在房后接了一个小偏
厦，从厨房可以拉门直接进去，上炕。
这，当然是专供刘波自己学习的空
间，但如前所述，我和刘波既是同
学，玩伴，也是亲戚，虽然我不如他
学习成绩好，可也不是一个坏学生。所
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打着“先
进带后进，一齐同进步”的旗号或幌
子，在他的小屋里，一边复习功课，一
边谈论班上的女同学。

有时动静大了，刘婶就会拉开屋
门，委婉地说：这么小的屋子难为你
们了。

我心里当然知道话里有话，嘴
上却答：没事，婶。为了学习，我们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一脸打鸡血
的样子。

现在想来，刘波家的偏厦真是
没有白盖。那年七月，刘波如愿以
偿的考上了县重点高中，是我们那届
同学唯一一个正式考上的学生（有
的是借读或旁听）。后来，更是一路
攀升上了大学。我呢，不说也罢。



位立
李海波
摄

蘑菇进城

王族友

野生的蘑菇，生长于山林；种
植的蘑菇，生长在农村。农村种植
的蘑菇运到城里，丰富了城里的
菜篮子；那么，能不能在城里种植
些蘑菇呢？

其实，我产生这种想法，也不
全是空穴来风。庚子年疫情过后，
我在上海的顾村公园就亲眼看见
有人采蘑菇。

那天天气晴好，一路上芳草菲
菲，鲜花遍地，亭桥流水，相映成趣。
在上海这么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
还留存有这么一处旷廓而静谧的世
外桃源，着实让我们倍感惊奇。

转过一座小桥，眼睛一亮，视
野更加开阔了。眼前一大片草地，
呈葱绿的流线型，延展到湖边，像
极了美丽的呼伦贝尔。草，翠绿如
茵；湖，波光粼粼。草地上，蝶舞蜂
飞，生机盎然。

稍远处，一红衣人低着头，似
乎在在绿地里捡拾什么。红衣人是
这个取景框里最灵动的元素，我们
的眼光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景致
也在随着她的变换而转换。这才是
真正的移步换景，这个画面如果定
格下来，肯定能美到爆表。

“猜猜看，那人在找什么？”魏
老师问。

“看样子，像在采蘑菇。”我猜测。

“怎么可能？这是上海，不是
我们那山里。城里怎么会有蘑菇？
蘑菇还能进城？”魏老师一连几问，
似乎理由很充分。

好奇心驱使着我们越过了草
坪。近前一看，这个美女正忙着捡
地皮菇。她年龄不大，穿着很齐
整，一袭艳红的风衣，飘逸在这碧
毯般的草地上，红绿互映，相得益
彰，格外和谐。

“美女，采地皮菇呢。”尽管不
认识，我还是很好奇，上前问候。扫
视了一下，浅草层间斑斑黑点，就
是我们常见的地皮菇。只要几天
连阴雨，我们这里荒坡地头到处
都是，闲暇时，我们也顺手采摘点，
换换口味尝尝鲜。

“是的，摘地皮菇。”美女抬头，
看看我俩，笑着回答。

“你们城里人怎么认得这玩
意？”我疑问。

“以前吃过，我喜欢这味道。
有次到安徽旅游，导游教我认识
了地皮菇。我找了好多地方，发现
这公园里也有，有机会就来摘
些。”美女笑答。

“想不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真
有这东西。”魏老师很感慨。一面
说，一面也帮着美女采起蘑菇来。

我站在旁边，浮想联翩。蘑菇
这东西，对于我们农村人来说，不
管是纯天然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
的，都很常见，不足为奇。但对于
城里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
们，如果能遇到一朵像撑开小花
伞一样的蘑菇，一定会见猎心喜，
激动万分。他们可能见到过餐桌
上的蘑菇，菜市场上出售的蘑菇，
至于蘑菇在野外是怎样的生存状
态，他们就难得一见了。

当时就有一个念头闪过我的
脑海。现在蘑菇种植技术，已经很
成熟了，何不就在这城市公园的草
地里、林荫下，撒播点优选的蘑菇
孢子，让这碧绿的草毯上生长出五
颜六色的蘑菇来？这样既丰富了景
观内涵，又提高了公园绿地的利用
效率，那岂不是锦上添花？让城
里的孩子出来游玩的同时，还能近
距离接触这些小蘑菇，他们岂不又
增添了意外的惊喜？蘑菇长成后，
就让孩子们采摘，他们岂不又享受
了自己动手的快乐？再者，让农村
那些蘑菇种植户来这里专业种植，
专业管理，岂不又拓展了蘑菇的
销路？让种植户增加就业渠道和收
入，让城里人自己动手，吃到最新
鲜的蘑菇，岂不是一举多得？北
上广深，全国那么多大城市，那么
多城市居民，每个城市基本都有公
园或森林公园，如果在全国各个城
市的公园里，都能规划一块块种
蘑菇，那也是商机，也能创造不少
就业机会。想想，如果谁把这个
商机把握了，形成一整套的产业标
准和管理规程，形成一个集旅游休
闲、特色种植、科普教育相融合的
产业链，商业前景一定很广阔。

记得在回来的动车上，我把这
个构想说给魏老师听，并把这脑洞
里的“商业原创”戏称为“蘑菇
进城”。她笑着送我四个字：“异
想天开。”